

· 大国与中东关系 ·

中东安全格局变化下犹太社团 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影响

——基于即时文献的研究^{*}

汪舒明

内容提要 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给美国犹太社团带来严重冲击，并产生溢出效应。对以色列安全的焦虑以及反以、反犹情绪在美国社会的大幅上升，导致美国犹太社团出现新一轮类似于“六日战争”爆发后的保守化、激进化转向，对美以关系的影响能力上升。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中实施一系列高度亲以色列政策，美以关系重新回归密切沟通、相互支持和信任的“亲密”状态。美、以政府在中东地区战略和具体议题上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大同小异，达成目标的路径和方式相辅相成、相互约束。在管控分歧中，美、以高层沟通密切迅捷，基督教福音派地位凸显，实力强大的建制派犹太组织在美国涉以政策制定和实施进程中再次面临被美、以双方“越顶”的情形，直接参与和影响相对下降。伴随着共和党重掌白宫和国会，美国犹太社团的左、右两翼依据与两大政党的亲疏远近，在美国对以政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再次发生不同于民主党时期的重置。在极化时代，美、以行政部门的关系呈现出依据两党轮替而节律性振荡的规律。政治极化和新一轮巴以冲突也使美国犹太社团维护和影响美以特殊关系面临多方面的新挑战。

关键词 美以特殊关系 美国犹太社团 特朗普第二任期 新一轮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的阶段性成果。《西亚非洲》审稿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特致谢意，文责笔者自负。

长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维系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种典型的挑战“禁忌”的观点就是，以美国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一，通过政治捐助、精英游说和舆论塑造等途径操纵政策过程、控制公共话语，维持着一种不受挑战的“美以特殊关系”^①。借助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以色列拥有无可匹敌的操纵美国政治制度使之为其服务的能力^②。但自奥巴马时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和美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双层极化”态势。面对一个右倾化日益严重的以色列，长期以来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日益弱化，两党轮替入主白宫往往导致美以最高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在“波折”（乃至“危机”）与“亲密”之间摆荡。面对此种情况，同样日益“极化”的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和组织也往往依据党派立场分属相互对立的阵营，以一种“极化”的方式参与和影响美以关系进程。犹太教改革派、“犹太街”等持自由派倾向的群体和组织，对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北美犹太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反诽谤联盟”等为代表的犹太建制派组织几乎不加批评的亲以立场带来日益明显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10月7日开始、迄今仍在演进的新一轮空前严重的巴以冲突，不仅深刻改变了以色列社会政治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而且也给美国犹太社团带来了半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与此同时，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阵营在大选中大胜民主党，实现了同时主导白宫、国会参众两院、最高法院的政治格局。

基于此，本文在总结和提炼美国重要犹太组织、白宫网站、智库学者在重要媒体上的言论等大量即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犹太社团参与美以特殊关系的管理和塑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又导致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犹太社团又将如何介入和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美以关系的未来发展？

① 参见〔美国〕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国〕斯蒂芬·M. 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② 〔美国〕斯蒂芬·M. 沃尔特著：《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郭盛、王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75~176页。

一 新一轮巴以冲突下美国犹太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参与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犹太教非正统派和正统派群体围绕社会文化、信仰和价值观、以色列、政党认同等各方面分歧加剧，已经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极化”。一个加速右倾化的以色列从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黏合剂”变成了“分化剂”，公开批判以色列在犹太社团内部已经成为常态。占美国犹太人口大多数的犹太教非正统派群体成员通婚盛行，大多持自由派或进步派立场，疏离于犹太建制派组织之外，在许多议题上对右翼以色列持尖锐批判立场。年轻一代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批评和疏离尤其严重，甚至被视为犹太建制派“失败”的证据。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2006 年的一项统计，在 40 岁以内的非正统派人群中，只有 16% 宣称对以色列感到“很亲近”，而正统派宣称感到“很亲近”的占 79%。不少年轻一代犹太人将以色列视为地区性霸权和占领强权。^① 大多数建制派犹太组织和正统派阵营则继续高度支持以色列，与以色列关系紧密。讨论的话题一旦涉及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之间经常变得充满敌意和恶毒攻击。^② 2015 年犹太社团内部围绕伊朗核问题尤其经历了最粗鲁的内斗，不同阵营之间充斥着人身攻击、友情尽失，如类比纳粹大屠杀的话语泛滥、支持伊朗核协议的犹太人被抨击为“犹奸”“叛徒”等。这场大分化深入家庭、朋友圈、会堂和社区组织。^③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涉以、涉犹议题上的政策立场，以及近年来以色列政治的深度“极化”，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内部裂痕。左、右翼甚至在反犹主义问题上也不再相互关切和同情。而 2023 年 10 月以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使以色列陷入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这场在中东发生的大危机从多方面对美国犹太社团产生强烈冲击，堪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水岭”。在建制派犹太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犹太社团在美国掀起了支持以色列的社会政治浪潮，出现了多方面的应激反应。

^① Peter Beinart, “The Failure of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0/06/10/failure-american-jewish-establishment>, 2018-05-21.

^② Dov Waxman, *Trouble in the Tribe: The American Jewish Conflict over Israel*,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5.

^③ Arnold Dashefsky & Ira M. Sheskin edit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7*, Springer, 2018, pp. 124, 153.

(一) 施压美国政府驰援以色列并压制反以舆论

以色列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大量平民被劫持并陷入多线作战的安全困境，在犹太社团内部唤起广泛的焦虑、恐惧和受害者意识。长期对以色列右翼持尖锐批评立场的改革派主席里克·雅各布斯（Rick Jacobs）拉比在《以色列时报》的一次访谈中称：“在 10 月 7 日前，我们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辩不休……但在此刻，有一种深切的呼唤要求我们与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国站在一起……不再有左翼和右翼，不再有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只有一个共同体。”^① 即使持自由派立场的“犹太街”也为此表示震惊、愤怒和恐怖，希望迅速和决定性地击败哈马斯，并呼吁美国政府尽可能地援助以色列。^②

与此同时，美国的犹太团体迅速行动起来，以期对美国政府形成政治压力。第一，组织空前规模的支持以色列示威游行。长期在犹太社团慈善资金募集和分配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北美犹太联合会”，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快与其他犹太组织协作，在全国各地共同举办支持以色列的“团结大会”，广泛邀请各地政要和名流参加。^③ 2023 年 11 月 14 日，“北美犹太联合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建制派组织联合发起华盛顿大游行，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要求释放人质，以及谴责美国国内反犹主义的抬头。100 多名国会议员参加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集会，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④ 这次游行吸引了各派犹太人以及其他亲以群体近 30 万人参加，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支持以色列大游行。^⑤

^① Amanda Borschel-Dan, “What Matters Now to Rabbi Rick Jacobs: Coalitions of Faith and Conscience”,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hat-matters-now-to-rabbi-rick-jacobs-coalitions-of-faith-and-conscience/>, 2023-10-28.

^② Gavriel Fiske, “American Jewish Groups Offer Broad Support to Israel after Assault from Gaza”,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merican-jewish-groups-offer-bipartisan-support-to-israel-after-assault-from-gaza/>, 2023-10-09.

^③ Judy Maltz, “Jewish Federations Enlist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S. in Solidarity Campaign with Israel”,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0-10/ty-article/.premium/jewish-federations-enlist-political-leaders-in-the-us-in-solidarity-campaign-with-israel/0000018b-18c5-d2fc-a59f-d9dda3f40000>, 2023-10-11.

^④ Haley Cohen and Gabby Deutch, “Record Crowd on National Mall Demands Release of Hostages, Condemns Antisemitism”, *Jewish Insider*, November 15, 2023, pp. 1-4.

^⑤ Jacob Magid, TOI Staff And Agencies, “‘Let Our People Go’: Nearly 300, 000 Rally in Washington for Israel, Hostages’ Release”, 15 November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et-our-people-go-nearly-300000-rally-in-washington-for-israel-hostages-release/>, 2023-11-16.

第二，在国会积极推动支持以色列的立法。在袭击发生后第三天，拥有“国会山之王”之称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紧急推动国会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法案，一天之内就获得 390 名国会议员支持。建制派犹太组织此后一直推动国会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法案。2024 年 4 月，在美国国会审议和表决一项重要对外援助法案前夕，建制派犹太组织联合向国会议员发送公开信，强调以色列面对的紧急形势和需要，要求议员支持美国对以色列提供巨额紧急援助。^① 同月，“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力推名为“21 世纪以力量实现和平法案”的综合性议案，内容包括制裁参与伊朗能源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港口、炼化企业；制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生产，限制这些项目中美国技术的使用；切断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国际金融支持；反制哈马斯和真主党在冲突中使用“人盾”；对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参与走私毒品实施制裁等等^②。5 月，该组织还在国会推动通过了“维持对以色列安全坚定使命法”（H. R. 8437）。该法一方面规定总统不得推迟交付已经批准的对以色列军售，另一方面要求总统在推迟对以色列军售前 15 天告知国会，国会有权评估和否决总统的决定。^③ 针对新一轮巴以冲突下反犹主义在美国社会的高涨并与反以情绪相互联动强化，美国犹太组织积极推动打击反犹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加以反制。2024 年 2 月下旬，“北美犹太联合会”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 10 多个建制派组织向国会议员提交公开信，要求国会议员支持“国际大屠杀记忆联盟”提出的关于反犹主义的定义。^④ 在各派的推动下，5 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3 年警惕反犹主义法》，为严厉打击反犹主义提供法律支撑。接着，60 多个来自各派的犹太组织又支持国会推出法案，在美国国家层面设立一名打击反犹主义的协调员。

第三，大力反击社交媒体、高校等领域的反犹主义，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鉴于社交媒体是反以、反犹情绪传播的关键媒介，犹太社团组织和精

^① Hannah Sarisohn, “Leaders of Major US Jewish Orgs Pen Letter to Congress Imploring Passage of Foreign Aid Bills”, April 19, 2024, <https://www.jpost.com/diaspora/article-797959>, 2024-04-20.

^② AIPAC Bill Summary,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April,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5s0flsz0xws8npv9tguksmai08jw539w>, 2025-06-20.

^③ “Maintaining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sraels Security Act”, <https://aipac.org.app.box.com/s/945fecus0lpex5znr1tgkoz948ceec23>, 2025-06-20.

^④ Hannah Sarisohn, “US Jewish Orgs Lobby Congress to Adopt IHRA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 in New Letter”, February 22, 2024, <https://www.jpost.com/diaspora/article-788346>, 2024-02-23.

英对重点社交媒体施加强大的压力。2023年11月，马斯克在他掌控的社交媒体“X”上发推赞同一条推文的观点，即“犹太人驱动对白人的憎恨”。马斯克本人很快被美国主流媒体描绘成持有明显反犹立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而受到“围攻”。此外，2024年3月，“北美犹太联合会”以抖音（TikTok）对反犹主义管控不力为由，支持并游说国会通过在美国强制出售或封禁抖音的法案。面对部分高校校园反以示威活动的激化和反犹主义上升，不同教派背景和政治倾向的犹太社团组织纷纷向高校直接施加压力，要求学校管理方积极打压学生反以抗议。2023年10月中旬，韦克斯纳（Wexner）基金会以哈佛大学未谴责哈马斯为由，停止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以色列硕士研究生项目的资助。^① 2024年4月，“反诽谤联盟”还启动高校反犹主义评估，为各高校打击反犹主义的状况打分评级。^② 犹太法律援助组织“布兰代斯中心”还以犹太学生民权没有受到应有保护为由，在法院起诉许多高校。犹太组织还积极通过美国教育部向美国高校施压，迫使高校积极应对美国校园的反犹主义。

（二）转向保守化与激进化立场

伴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开展前所未有的清剿战，美国一些进步派群体和个人批评以色列的暴行，反犹主义在美国左翼迅猛上升，并与强烈的反以、反锡安主义情绪形成联动共振。2023年12月中旬，美国有数百座犹太会堂受到炸弹威胁。2024年5月，重要犹太防卫组织“反诽谤联盟”的报告显示，2023年10月7日以来美国的反犹主义事件暴涨900%。^③ 美国反犹事件已经达到197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社交媒体中的反犹内容尤其同比大涨1200%。^④ 以另一重要犹太防卫组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特

^① Beth Harpaz, “Wexner Foundation Ends Harvard Fellowships, Citing School’s ‘Failure’ to Condemn Hamas”, <https://forward.com/fast-forward/565296/wexner-israeli-fellowships-harvard-kennedy-school>, 2023-10-18.

^② TOI Staff, “ADL Grades US Campuses’ Efforts to Combat Antisemitism, Says Many Schools Failing”,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dl-grades-us-campuses-efforts-to-combat-antisemitism-says-many-schools-failing/>, 2024-04-12.

^③ TOI Staff, “ADL Head Greenblatt on 900% Rise in US Anti-Semitism”,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aily-briefing-june-1-day-239-adl-head-greenblatt-on-900-rise-in-us-antisemitism/>, 2024-06-02.

^④ Shirit Avitan Cohen, “Report Shows US Antisemitism Reaches Highest Level Since 1979”,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4/01/26/report-shows-us-antisemitism-reaches-highest-level-since-1979>, 2024-01-28.

德·多伊奇 (Ted Deutch) 的话来说, 反犹主义已经从“文火”发展为“五级火警”。^① 美国曾长期被视为犹太人的“安全天堂”, 但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反犹主义浪潮, 使大多数犹太人开始担心他们在美国的安全。许多美国犹太人生平第一次感到需要隐藏他们的宗教和族裔身份, 并避免去某些地方。许多大学的犹太裔学生尽量待在犹太学生组织“希勒尔” (Hillel) 大楼里, 而不是学校图书馆, 尽量不单独走路回家。^②

上述事态导致美国犹太社团出现新一轮类似于“六日战争”爆发后的保守化、激进化转向。关注以色列安全、打击反犹主义等犹太人自身特殊利益的建制派犹太组织赢得自由派犹太人更大的信任。正如“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领导人所言, “许多犹太人已经回家了……即进入大型犹太社区机构。”^③ 犹太社团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有所消退。即使在犹太教改革派这个美国犹太自由主义“大本营”内部, 对右翼以色列的批评和对“两国方案”的支持也在消退。纽约曼哈顿“怀斯自由会堂”精神领袖埃米尔·赫什 (Ammiel Hirsh) 的立场很有代表性。他在改革派内部颇有影响力, 曾组织对以立场与他相近的其他改革派拉比召开支持以色列的全国性会议。2024 年夏, 他还主张改革派所属经学院应禁止招收持“反锡安主义”立场的学员。2025 年 3 月, 他又公开宣布对“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已经失去了信心。^④ 长期以来“重建派”是唯一授任反锡安主义者为拉比的犹太教宗派, 也最具有进步派特色。“犹太和平之声”等进步派反战和平组织骨干不少出自该派。但该派内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开始后也出现了明显裂痕。2025 年 7 月, 相继出现了该派拉比乃至规模最大的会堂因不满反以人士受到“重建派拉比协会”

① Tiffany Stanley, “63% of US Jews Feel Less Safe Than They Did Last Year, Survey Say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majority-of-us-jews-feel-less-safe-than-they-did-last-year-survey-says/>, 2024-02-15.

② Judy Maltz, “‘I Find Myself Feeling Quite Scared’: Jews in America Lie Low as Antisemitism Spirals in Wake of Gaza War”,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3-11-09/ty-article-magazine/.premium/jews-in-america-lie-low-as-antisemitism-spirals-in-wake-of-gaza-war/0000018b-b404-d3c1-a39b-bee5c5550000>, 2023-11-11.

③ Lahav Harkov, “COP Leader Daroff: ‘Legacy Organizations Should and Will Adapt, and If They Don’t, They Will Die’”, *Jewish Insider*, Feb. 21, 2025, pp. 10-11.

④ Judy Maltz, “Should the Reform Movement Abandon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is Outspoken Rabbi Thinks So”,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3-04/ty-article/.premium/should-the-reform-movement-abandon-the-two-state-solution-this-outspoken-rabbi-thinks-so/00000195-6206-d593-a1b5-ee9f34f00000>, 2025-03-05.

欢迎而愤然退出的事例。^①

(三) 选举捐助投向以塑造有利于以色列的政治力量结构

伴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右翼亲以势力更加积极地参与选战，扶助亲以候选人，打击对以色列持批判态度或者“支持不够”的两党候选人，以塑造一种有利于以色列的政治生态。^②“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尤其通过其掌控的“超级行动委员会”将大量资金投入民主党初选，支持民主党建制派击败纽约第16选区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和密歇根州圣路易斯选区的库里·布什（Cori Bush）等进步派候选人。例如，在纽约第16选区的民主党初选中，“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属“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鲍曼的选战对手投入重金，并在媒体大做广告将鲍曼描绘成反犹分子。^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击败鲍曼就投入了1400万美元，使2024年纽约第16选区众议院民主党内初选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最昂贵的众议员初选。而该组织也成为亲共和党捐赠者介入民主党初选的关键渠道。

犹太裔大捐助者在2024年大选中的政治捐助投向也发生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偏移。传统上，犹太裔大捐助者和选民在美国政党政治中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尤其支持持温和自由派立场的民主党建制派。“揭秘”（OpenSecrets）网站提供的2012年以来4次大选中100位最大捐助人的信息显示，在前3次大选中，犹太裔大捐助者对民主党支持都明显超过了共和党，甚至占据民主党阵营大捐助者数量的2/3。但在2024年大选中，民主党阵营内部对以色列批评上升以及对国内反犹主义打击力度不够，导致一些犹太裔大捐助者严重不

^① Jay Deitcher, “With New CEO on the Horizon, Reconstructing Judaism Grapples with Israel: Is the Movement Becoming More Inclusive or Pushing out Zionists?”, *Jewish Insider*, June 13, 2025, pp. 3–5; “Largest Reconstructionist synagogue to sever ties with denomination over anti-Zionist stance”, <https://www.jns.org/largest-reconstructionist-synagogue-to-sever-ties-with-denomination-over-anti-zionist-stance>, 2025-07-15.

^② Ben Samuels, “If You Don’t Stand With Israel, We’ll Work to Defeat You: AIPAC and RJC Enter GOP Primaries Fray”,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4-05-26/ty-article-magazine/premium/from-new-york-to-nebraska-pro-israel-groups-increasingly-involved-in-2024-gop-primaries/0000018f-b51e-d390-ab8f-f59e7d840000>, 2024-05-27.

^③ Nicholas Wu and Ally Mutnick, “AIPAC Ramps up Attack on Jamaal Bowman with Ads on Anti-Semitis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5/31/aipac-ads-jamaal-bowman-antisemitism-00161113>, 2024-06-01; Luke Tress, “Jamaal Bowman Says AIPAC Funders Want to ‘Destroy Our Democracy’ During Primary Debate”, <https://www.jta.org/2024/05/13/ny/jamaal-bowman-says-aipac-funders-want-to-destroy-our-democracy-in-debate-with-primary-challenger-george-latimer>, 2024-05-15.

满。犹太裔对冲基金巨头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于 2023 年 11 月公开抨击拜登政府的软弱导致了哈马斯的袭击，并称拜登应该退出总统大选。^① 作为一名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大捐助者，他在 2024 年 1 月宣布自己不再支持民主党，并开始为共和党提供捐助。2024 年 5 月，拜登政府扣押价值近 10 亿美元的重磅炸弹。犹太建制派组织与共和党人以及部分民主党人纷纷表态反对。长期支持民主党的传媒大亨海伊姆·塞班 (Haim Saban) 就此专门致信拜登，警告称关心以色列的犹太裔捐助人要多于支持哈马斯的穆斯林选民。^② 总体而言，2024 年大选犹太裔大捐助者对民主党支持明显弱于往届，而对共和党阵营和特朗普的支持明显上升，在“揭密”网站大捐助者百强榜中，历史性地出现了犹太裔大捐助者对两个阵营的支持“势均力敌”的情况。^③

综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犹太社团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倾向和强大社会政治影响，严重限制了拜登政府施压和约束以色列的政策工具选择。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美国完成政府交接的一年多时间里，拜登政府在与内塔尼亚胡政府围绕战时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疏缓、战争时空和目标的界定、战后加沙治理安排和“两国方案”前景等议题存在公开尖锐的分歧。但真正能有效影响以色列的举措，如暂停军援等，都在国会迅速遭遇亲以势力的阻击而难以推进。2024 年 5 月，拜登政府因反对以色列大规模进攻拉法，威胁停止转交进攻性武器。美国国防部为此扣留了重磅炸弹。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很快于 5 月中旬通过决议，以停止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助理 3 个办公室的经费为威胁，强制拜登向以色列输送被扣留的重磅炸弹。^④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在国会推动并通过《维持对以色列安全坚定使命法》，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对拜登政府实施限制。犹太社团的高度亲以立场还成为影响 2024

^① Shai Genish, “Bill Ackman Says Joe Biden Should Not Seek Reelection”, <https://jewishbusinessnews.com/2023/11/12/bill-ackman-says-joe-biden-should-not-seek-reelection>, 2023-11-13.

^② Ron Kampeas, “The Pro-Israel Backlash is Harsh after Biden Suspends Delivery of Weapons to Israel”, <https://www.jta.org/2024/05/09/politics/the-pro-israel-backlash-is-harsh-after-biden-suspends-delivery-of-some-weapons-to-israel>, 2024-05-10.

^③ 2024 年，犹太裔大捐助者支持民主党阵营的人数由 2020 年的 38 人降至 20 人，而同期支持共和党阵营的犹太裔大捐助者由 15 人上升至 20 人。See <https://www.opensecrets.org>, 2025-05-28.

^④ Ben Samuels, “U.S. House Passes Contentious Bill Forcing Biden to Deliver Paused Bomb Shipment to Israel”,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4-05-17/ty-article/.premium/u-s-house-passes-contentious-bill-forcing-biden-to-deliver-paused-bomb-shipment-to-israel/0000018f-8315-d7f9-a5ff-b77790f90000>, 2024-05-18.

年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在 2024 年 7 月的民主党大会上，拜登在发言中提及民主党在巴以冲突上的艰难平衡：既要让进步派满意，又不能疏离犹太裔选民。由于不能塑造自身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形象，民主党阵营在 2024 年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虽然“犹太街”、改革派等自由派群体大体支持拜登政府在停火、两国方案等议题上对以色列施压，“犹太和平之声”这样的进步派组织也通过高调的街头抗议反对以色列的暴行，但这些组织的影响与犹太建制派无法相提并论。一个呈现“动员”状态、高度关切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社团，也必然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处理美以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犹太社团在美以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特朗普重新当选并上任一年来，延续其第一任期的高度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推动美以关系整体回归高度“亲密”状态。此种亲密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首先，双方亲密合作的历史积淀深厚。与民主党掌控白宫时美以最高行政部门的紧张关系不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以右翼势力就实现了大联合，并以此为政治基础塑造了美以关系的“亲密无间”。领导人个人之间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和依托、美国对以色列的全面“惠顾”和双方在分歧性议题上的体谅和沟通，形成这一时期美以关系的重要特征。^① 特朗普因其第一任期的高度亲以立场而受到以色列右翼的高度认可和尊重，甚至数次自夸能“轻易当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共和党阵营的精英和基督教右翼群体也有着良好关系。其次，有高度亲以的基础选民和执政团队为支撑。尽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中的犹太裔高官^②少于拜登时期，但其执政基础和外交安全事务团队对以色列右翼势力的支持度甚于第一任期。近年来，共和党宗教保守化的发展进程^③使得基督教右翼对共和党的影响进一步上升，成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和执政最坚实的选民基础，也成为直接影响特朗普内政外交的关键力量。

^① 汪舒明、张忆南：《美国犹太组织与特朗普时期的美以“亲密”关系》，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42 ~ 64 页。

^② 特朗普任命的犹太高层官员主要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土安全顾问米勒（Stephen Miller）、国防部副部长范因伯格（Stephen Feinberg）、中东问题特使韦特科夫（Steven Witkoff）、美国环保署主任泽尔丁（Lee Zeldin）。

^③ 刘春朋、王联合：《美国共和党宗教保守化的新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12 期，第 39 ~ 56 页。

这些势力秉持保守的“末世论”神学政治观，在涉以问题上与以色列右翼势力高度契合，并与美、以右翼精英都有紧密关联。2025 年 3 月，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导人就向白宫请愿，要求特朗普大力消除以色列对西岸所有土地实施主权的所有障碍，允许以色列全面兼并西岸。^① 该群体既可以直接影响美国驻以大使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和特朗普高层的其他福音派支持者，也可以与犹太建制派组织结盟，在国会推动亲以议案，与特朗普政府形成策应。美国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等都出自高度亲以的基督教右翼阵营。新任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长期为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运动重要领导人。共和党和保守势力在大选后同时掌控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情形，也使特朗普在推行高度亲以政策时，很难在国内政治中受到有效制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以及美、以行政当局之间重新回归“紧密”，使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美国犹太群体在美以关系中的地位发生急剧变化，而这些群体和组织也往往依据所属政党立场对特朗普当选及其施政做出反应。

（一）犹太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决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再次发生颠倒

第一，与民主党关联紧密的改革派等自由派犹太群体和组织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沦为“反对派”和“批评者”。自特朗普胜选开始，自由派阵营就忧心忡忡，包括“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希伯来移民协会”“犹太街”等在内的相关组织担忧重新上台的特朗普危及它们所推崇的包容、多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特朗普就任后的许多内政外交政策，如对同性恋、移民等少数派和边缘群体的打压，以及支持德国极右翼等行为，都导致犹太自由派激烈批评。观察“犹太教改革派联盟”“拉比中央大会”“宗教行动中心”“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等改革派组织网站，可以发现这些组织在上述问题上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2025 年 2 月 7 日，“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联合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等 100 多个全国和地方性自由派犹太组织，发表声明表达对特朗普政府攻击民主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系列行为的“深度警示”。^② 非正统派群体和“希伯来移民协会”还在法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

^① Jerusalem Post Staff, “US Evangelicals Pressure Trump to Let Israel Take Control of the West Bank”, <https://www.jpost.com/christianworld/article-845212>, 2025-03-10.

^② “Major Jewish Organizations Voice ‘Deep Alarm’ Over Trump Administration’s Attacks on Democratic Norms and Values”, <https://jewishpublicaffairs.org/news/major-jewish-organizations-voice-deep-alarm-overtrump-administrations-attacks-on-democratic-norms-and-values>, 2025-02-09.

讼，反对其强制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①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大多数涉以、涉犹举措也受到进步派和自由派犹太组织的批评。特朗普 2025 年 1 月底推出的打击反犹主义行政令受到“反诽谤联盟”“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建制派组织的支持，但引起自由派犹太组织的批评和担忧。^② 超过 350 名非正统派拉比和名流在《纽约时报》联合发布广告，谴责特朗普的迁移加沙民众、由美国接管并开发加沙的提议。^③ 2 月底，改革派的“宗教行动中心”等组织公开反对任命赫卡比为驻以色列大使。在拜登时期较为活跃的自由派锡安主义组织“犹太街”不时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涉以举措，如将特朗普清空并接管加沙、实施房地产开发称为可怕的“种族清洗”等。当然，特朗普涉以政策中也不乏能够为自由派所接受和赞赏的成分，如推动加沙停火等动议。

第二，犹太教正统派等支持共和党的犹太保守派^④群体及精英则重新获得了参与和影响美国最高层对以政策的渠道。犹太教正统派哈巴德 (Chabad) 支派的地位尤其突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右翼犹太裔亲信，如库什纳、共和党关键捐助人米利安·埃德尔森 (Miriam O. Adelson)^⑤ 等人士高度支持这一派别。将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埃及等国，清空加沙并将之开发成中东“滨海度假胜地”的提法，在 2024 年 3 月就已经由库什纳提出。^⑥ 2024 年 10 月 7

① Ben Sales, “3 of the Largest Jewish Denominations Are Su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ICE Raids”, <https://www.jta.org/2025/02/11/politics/3-of-the-largest-jewish-movements-are-suing-the-trump-administration-over-ice-raids>, 2025-02-12.

② Etan Nechin, “Trump’s Antisemitism Executive Order Worries Progressive Jewish Groups, Delights Others”,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5-01-31/ty-article/.premium/trumps-antisemitism-executive-order-worries-progressive-jewish-groups-delights-others/00000194-b951-d38b-adfc-b977e0370000>, 2025-02-01.

③ Etan Nechin, “Hundreds of U. S. Rabbis, Jewish Celebrities Condemn Trump Gaza Plan in NYT Ad”,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5-02-13/ty-article/.premium/hundreds-of-u-s-rabbis-jewish-celebrities-condemn-trump-gaza-plan-in-nyt-ad/00000195-0079-d069-abdd-c07972620000>, 2025-02-14.

④ 本文所用的“犹太保守派”和“犹太教保守派”指称不同群体。前者指的是美国犹太人中在社会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右翼的群体和个人。而后者指的是犹太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这个派别在遵守犹太教法和传统犹太价值观方面介于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在社会政治上大多可以归属于自由派。

⑤ 博彩业巨头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Las Vegas Sands Corp.) 拥有者谢尔登·埃德尔森 (Sheldon G. Adelson, 1933-2021) 的遗孀，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高度支持以色列定居点运动。

⑥ Ben Samuels, “Jared Kushner Calls Gaza Seaside Property ‘Very Valuable’, Suggests Israel ‘Move the People Out Then Clean It Up’”,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4-03-19/ty-article/.premium/jared-kushner-gaza-seaside-land-very-valuable-israel-must-move-people-out-clean-up/0000018e-57b3-d4f6-a9be-dffbb4ed30000>, 2024-03-20.

日，特朗普访问该派别已故精神领袖在纽约皇后区的陵园，以纪念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周年。^① 2025 年 4 月，特朗普任命一名哈巴德派拉比担任“美国打击反犹主义特别代表”。与自由派犹太组织的“批评者”角色相反，右翼犹太群体和组织对特朗普涉以、涉犹政策积极支持、捍卫、颂扬。正统派组织“犹太价值联盟”频频在其网站发表声明，支持和欢迎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涉犹、涉以举措，如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署”(UNRWA)、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驱逐参与反以反犹抗议活动的外国人、任命赫卡比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等，谴责犹太教改革派在性别、移民、赫卡比任命等议题上的立场。持极右翼立场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则赞扬和支持特朗普就任以来几乎所有的涉犹、涉以举措和人事任免，支持以色列极右翼在加沙建立定居点，支持共和党依据犹太右翼立场重新命名约旦河西岸，并谴责犹太自由派群体和民主党在相关议题上的立场。但是，这个极右翼组织对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一些比较温和的举措都有所“保留”，如促成 2025 年 1 月和 10 月两次加沙停火。

(二) 犹太建制派组织面临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冗余”状态

特朗普周围汇集了一些将忠于特朗普本人置于意识形态和原则之上的反建制派犹太人。特朗普政府在涉以政策上不仅不依赖犹太建制派，甚至还有绕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犹太建制派组织的倾向。^② 美、以最高行政当局之间直接沟通十分便捷频繁，双方在大多数议题上的政策立场高度契合。首先，双方领导人惺惺相惜，通过频繁会面和通话保持着密切沟通。特朗普当选后的数日内，就与内塔尼亚胡 3 次亲切通话。2025 年 2 月初，特朗普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就在白宫热情接待受邀来访的内塔尼亚胡，是邀请来访的首位外国领导人。7 月上旬，内塔尼亚胡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第三次受邀请美会见特朗普。在会见中，内塔尼亚胡以“诺贝尔和平奖”推荐信来表达他对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的欣赏和感激。在 8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特朗普

^① Luke Tress, “Trump Visits Gravesite of Lubavitcher Rebbe to Mark Oct. 7 Anniversary”, <https://forward.com/fast-forward/661720/trump-visits-queens-gravesite-of-last-chabad-leader-to-mark-oct-7-anniversary>, 2024-10-09.

^② Joshua Leifer, “From AIPAC to Netanyahu and Gaza: Does Trump Really Want to Re-shape U. S. - Israel Relations?”, <https://www.haaretz.com/opinion/2025-07-07/ty-article-opinion/.premium/from-aipac-to-netanyahu-and-gaza-does-trump-want-to-re-shape-u-s-israel-relations/00000197-e425-d719-a397-f5e500000000>, 2025-07-08.

还以“战争英雄”表达他对内塔尼亚胡的钦佩，并为后者受到以色列法院刑事审判而鸣不平。^① 截至 2025 年底，内塔尼亚胡已 5 次受邀访美。

其次，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美、以最高领导层都表现出积极回应和支持对方诉求的意愿。特朗普就任后，很快废止了拜登时期将对以色列武器输送与以色列是否遵守相关人权要求相挂钩的政策。就任以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特朗普政府就对以色列批准了近 120 亿美元军售，多批次发送了 40 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其中就包括在拜登时期被扣留的重磅炸弹。特朗普就任后实施了一系列高度偏袒以色列的举措，包括严厉打击美国国内反犹主义（实为压制反以舆论）的行动、公开宣称“永久转移”加沙巴勒斯坦人口并将其建成中东“滨海度假胜地”、重启对伊朗加强版的“极限施压”、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推动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切断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署”的资金、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再对哈马斯发出要求其投降的“最后通牒”、在国际多边和双边外交中反对单边承认巴勒斯坦国等。2025 年 6 月，特朗普还顶住“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内部的异议，违背竞选承诺，满足内塔尼亚胡的请求，派遣携带重磅钻地弹的战略轰炸机群远程奔袭伊朗核设施，帮助消除以色列所称的伊朗“致命威胁”。这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比拜登政府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议题上，特朗普通常也愿意倾听并采纳内塔尼亚胡的意见。2025 年 9 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加沙和平《20 点计划》在正式出台前就充分吸收了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在国防军撤离加沙的条件、解除哈马斯武装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不少有利于以色列的修改。^② 这使特朗普拥有远比拜登更大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本去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对特朗普的意愿和要求，内塔尼亚胡也远比拜登任期更愿作出积极回应。早在 2025 年 1 月，来自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压力就促使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签署第一阶段停火换人质协议。^③ 拜登政府已经为此

^① “Trump to Mark Levin: Netanyahu is a ‘War Hero’”, *Israel National News*, Aug. 20, 2025,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413549>, 2025-08-21.

^② Jacob Magid, “Netanyahu Secured Key Edits to Trump Plan, Slowing and Limiting IDF’s Gaza Withdrawa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secures-key-edits-to-trump-plan-to-slow-and-limit-israels-withdrawal-from-gaza/>, 2025-10-01.

^③ Jacob Magid, “Arab Officials: Trump Envoy Swayed Netanyahu More in One Meeting Than Biden Did All Year”,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rab-official-trump-envoy-swayed-netanyahu-more-in-one-meeting-than-biden-did-all-year/>, 2025-01-16.

对以色列反复施压，但被内塔尼亚胡一再拒绝。维持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正是内塔尼亚胡愿意承受较高国内政治风险、做出重要让步的关键考量。7月中旬，以色列以德鲁兹人受到迫害为由对大马士革等地的叙利亚政府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扰乱了特朗普政府在叙利亚的外交和战略部署。在特朗普政府的调解斡旋下，内塔尼亚胡政府收敛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与叙利亚新政府就安全议题展开谈判。对维护与特朗普政府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数次参加美国推动的加沙停火谈判并作出让步的关键考量。

再次，特朗普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尽力管控分歧。非常明显的是，特朗普在与其他盟国出现分歧时通常显得锱铢必较、唯我独尊乃至强势霸道，但在对待内塔尼亚胡时显得非常克制和体谅。在 2025 年 4 月至 5 月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停火谈判中的消极态度不满，在中东外交与以色列的好战冒险倾向明显拉开了距离，如与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伊朗直接谈判，与叙利亚临时政府改善关系，以及数度劝阻以色列在对伊谈判仍在进行时动武。在 5 月中旬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中，特朗普也有意“绕开”以色列，并表态要推动尽快结束加沙冲突。但双方即使在“各行其是”的同时，都避免类似拜登政府时期那样公开批评对方的行动。对于以色列明显侵害美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的恶劣行径，特朗普往往私下表达挫败但避免公开批判，轻易宽恕而不加惩戒。7 月，以色列制造了一些使美国不满的事端，如西岸犹太定居者殴打致死一名美国公民、以色列国防军袭击加沙唯一的天主教堂。在美国批评下，内塔尼亚胡政府为这些事件公开表达“歉意”后，美国就选择不了了之。即使 9 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引发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危机。特朗普在表达“不悦”和“反对”的同时，又表示对以色列行动的“理解”。内塔尼亚胡除了在特朗普压力下向卡塔尔公开口头道歉外，并未受到特朗普的公开谴责和惩戒。

由此，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与以色列的亲密互动，以及特朗普新政府对基督教右翼的倚重，使建制派犹太组织再次面临被美以行政当局“越顶”的情形，传统上在美以之间扮演的“沟通者”“平衡者”角色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涉以政策塑造功能有所弱化。在 2025 年 2 月初内塔尼亚胡的访美行程中，他会见了特朗普等美国政府高层，也会见了基督教福音派领导人，却打

破惯例，没有会见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① 基督教右翼实际上站到了推动亲以政策的前沿，而加强与建制派犹太组织的纽带暂时不属于内塔尼亚胡的优先议程。尽管如此，以建制派组织为核心的美国犹太社团仍然是维系美以紧密纽带的关键“压力集团”，限制着特朗普政府在一些以色列重点关切的议题上做出明显不利于以色列的选择，甚至驱使其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

（三）犹太社团仍是影响特朗普涉以问题决策的重要政治压力集团之一

2025年6月美、以联手袭击伊朗，正是观察不同群体在特朗普涉以问题重大决策中角色和地位的典型个案。2025年3月，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伊核谈判设定了两个月的期限。此后，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开展了5轮谈判。而以色列日益担心美国在谈判中放弃全面禁止伊朗核浓缩能力的强硬立场，决定必要时独立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为此作了充分准备。6月上旬，两个月的“最后期限”临近而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对达成新协议的前景转向悲观。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在美国谈判骗局的掩饰下，对伊朗发起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突然袭击，对伊朗重要核设施和核科学家、军事和安全部门高层、防空设施和装备、重点军工企业造成重创。此举被以色列和犹太世界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是考验特朗普对以色列支持的坚定性和不同群体对特朗普政府影响力的关键时刻。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犹太裔共和党员联盟”“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犹太价值观联盟”等右翼组织自然积极发声支持。实力强大的建制派犹太组织也纷纷积极表态支持。“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致力于摧毁伊朗核项目的军事行动服务于“所有文明民族”，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确保以色列有自卫的资源和能力。该组织一直在国会推动形形色色的议案，对伊朗实施广泛的严厉制裁、大力加强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援助。近年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推送给美国国会议员的备忘录，在伊核问题上也与以色列的“最大化”主张一致，反复主张彻底、全面地消除伊朗核设施，并持续宣称消除伊核设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该组织明显加大了关于应对伊朗核威胁紧迫性的宣传力

^① Jerusalem Post Staff, “Netanyahu Won’t Meet with Jewish Org Leaders During US Visit – Exclusive”, <https://www.jpost.com/us-elections/article-841034>, 2025-02-07.

度。代表全美各地 350 个犹太社区的“北美犹太联合会”声明“毫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的兄弟姐妹，并号召为以色列提供紧急捐款。被称为美国犹太社团“国务院”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特德·多伊奇在声明称“以色列别无选择”，该组织坚决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该组织网站还列出了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五大理由，包括伊朗快速推进核项目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抗国际社会、拒绝美国的核协议、通过代理人或直接攻击以色列等。^①“反诽谤联盟”和“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将以色列的行动描绘成应对“生死存亡威胁”的“自卫”，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后者还强调阻止伊朗推进核项目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②“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分部的声明则同样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并表达对特朗普政府对以支持的感激之意。^③包括改革派在内的美国犹太教等绝大多数派系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声明，为以色列的安全、成功进行祷告。^④

尽管以色列迅速赢得在伊朗的制空权并对伊朗造成重创，但其本身并不具备摧毁地下核设施的能力。因此，内塔尼亚胡政府很快请求特朗普政府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无论共和党阵营内部还是民主党，此时都出现了反对声音。班农等“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内部的孤立主义者担心美国再次陷入中东大规模冲突“泥潭”，反对特朗普违反竞选承诺而对伊朗发动直接军事打击。民主党内部反对直接军事干预的声音更高，一些议员甚至推动法案，试图限制白宫启动战争的权力。自由派和进步派犹太组织也大多反对美国直接参与对伊朗军事打击，认为这不利于外交，也缺乏美国国会的授权。自由派锡安主义组织“犹太街”的声明一方面承认伊朗强硬派对以色列的威胁；另一方面仍然强调外交是应对威胁最好的方式。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在尽快

① “5 Key Reasons Behind Israel’s Defensive Strike on Iran’s Imminent Nuclear Threat”，<https://www.ajc.org/news/5-key-reasons-behind-israels-defensive-strike-on-irans-imminent-nuclear-threat>，2025-06-25。

② “J7 Task Force Statemen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https://bod.org.uk/bod-news/j7-task-force-statement-on-the-current-situation-in-the-middle-east>，2025-06-17。

③ “WJC American Section Stands in Support of Israel’s Strike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https://www.worldjewishcongress.org/en/news/world-jewish-congress--american-section-stands-in-full-support-of-israeli-strikes-on-iran>，2025-06-18。

④ Zev Stub，“Jewish Organizations Show Wall-To-Wall Support for Israel’s Strike on Iran”，<https://www.timesofisrael.com/jewish-organizations-show-wall-to-wall-support-for-israels-strike-on-iran>，2025-06-14。

认真寻求外交解决的同时，努力捍卫以色列和以色列军队免受报复。^① 此时，两支强大的亲以势力动员起来，力促特朗普政府直接介入。“以色列联盟基金会”“支持以色列的基督教领导人”“改变伊朗联盟”等多个有重要影响的亲以基督教组织以及赫卡比大使呼吁特朗普采取“大胆步骤”来消除伊朗核威胁，支持伊朗“政权更迭”。这些组织称，与以色列联手消除当今自由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将是特朗普总统创造历史的最好时刻。^② 实力强大的美国犹太建制派组织也启动密集游说活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北美犹太联合会”三大建制派组织不约而同地呼吁美国犹太人向国会议员发送请愿信，要求国会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大力支持以色列。^③ 100多个犹太社区和30多个犹太组织领导人还计划赴华盛顿开展一次紧急行动，游说国会和特朗普政府保障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安全。^④ 但犹太建制派组织的紧急游说行动尚未实施，特朗普就于2025年6月21日作出高风险决策，派遣携带重磅钻地弹的战略轰炸机编队发动远程奔袭，对福尔道、纳坦兹等地深埋地下的核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以色列的独立行动和冒险出击，再一次推动特朗普政府顺应以色列的步调调整政策。^⑤ 在此过程中，建制派主导下的犹太社团展现出强大实力，但这仅是特朗普改变立场的因素之一。

三 犹太社团参与特朗普第二任期美以关系的路径

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已经出现了明显有利

① “J Street Statement Following Israeli Attack on Iran”，<https://jstreet.org/press-releases/j-street-statement-following-israeli-attack-on-iran>，2025-06-16。

② Jerusalem Post Staff, “Pro-Israel Christian Groups Urge Trump to Confront Iran”, *Jerusalem Post*, June 18, 2025,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article-858179>, 2025-06-19.

③ Judy Maltz, “Our Shared Enemy: U. S. Jews Urged to Flood Congress with Letters to Back Israel”,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6-18/ty-article/.premium/our-shared-enemy-u-s-jews-urged-to-flood-congress-with-letters-to-back-israel/00000197-83ab-de6d-a3b7-3ebf33c0000>, 2025-06-19.

④ Judy Maltz, “U. S. Jewish Leaders to Descend on D. C. Next Week to Demand Safety for Jews, Support for Israel”,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6-19/ty-article/.premium/u-s-jewish-leaders-to-descend-on-d-c-to-demand-safety-for-jews-support-for-israel/00000197-88b0-d6c0-a1b7-e9b176c40000>, 2025-06-20.

⑤ Shayndi Raice, Anat Peled and Dov Lieber, “Netanyahu Took a Giant Gamble in Confronting Iran. It Paid Off.”,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netanyahu-took-a-giant-gamble-in-confronting-iran-it-paid-off-886e6361>, 2025-06-28.

于以色列的重大转变。战争和冲突还导致以色列社会政治进一步右转，右翼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强化。2024 年底以来以色列在多个方向的战略性进展，以及高度亲以的特朗普再次胜选就任美国总统，都使以色列朝野右翼势力欢欣鼓舞，涌动着一股好战、扩张主义的情绪。无论内塔尼亚胡能否在特朗普的剩余任期继续执政，右翼维持乃至强化对以色列政治的主导地位将是“常态”。在依托美国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力量优势，以攻为守，消灭而非削弱对以色列造成安全威胁的敌人，乘势在加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等方向的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区”，塑造一个长期有利于自身安全的中东地区秩序，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地区战略愿景。^① 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全球战略进一步呈现出收缩倾向，优先应对国内和周边乱局，强化其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扭转在大国竞争中的自我耗损并补强经济短板。由此，收缩中东，避免直接卷入大规模中东战争（尤其地面战争），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总体态势。^② 但中东对美国维持其全球地位仍然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仍然致力于以低成本维持在中东主导地位。让盟国积极分担地区责任，向盟伴“外包”地区外交，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重要特征。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中的“以色列中心主义”倾向尤其明显。通过打击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阵线”，以色列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斗意愿，使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大幅倾斜，其对美国的“战略资产”价值由此进一步提升。因此，以色列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安全政策的诸种目标达成乃至中东力量平衡重构中都被置于核心位置。^③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担心以色列右翼的军事冒险主义、“无休止战争”及其制造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将继续长期消耗美国的战略和外交资源，扰乱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外交和战略部署，还可能将美国重新拖进中东大规模冲突的泥潭。以色列“无休止战争”也不利于特朗普本人期待塑造的“协议缔造者”国际形象。因此，美、以“特殊关

^① Yonah Jeremy Bob, “The IDF’s New Strategy: All Borders Must Have Buffer Zones, Defense Achieved through Offense”,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defense-news/article-861842>, 2025-07-26.

^② 相关论析可参见牛新春：《特朗普 2.0 美国中东政策的“变”与“不变”》，载《当代世界》2025 年第 2 期，第 48~54 页；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载《思想理论战线》2025 年第 1 期，第 83~92 页。

^③ 李亚男：《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目标和影响》，载《西亚非洲》2025 年第 3 期，第 3~31 页。

系”虽然重新回归“亲密”，但也经常需要在具体议程上开展协调，并面临约束和反约束的博弈。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影响美以特殊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

美、以双方在中东战略总体上相互契合却又存在落差的情形，体现在众多相互关联的具体议题方面。

第一，进一步阻止伊朗重启核项目并削弱伊朗实力。以色列高度担心其在中东地区丧失“核垄断”地位，并出现中东地区“核扩散”情形。伊朗“核武装”的前景长期被以色列战略界视为“生死存亡”的威胁。2025年6月，以、美联手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只是暂时推迟了“致命”威胁，但对阻止伊朗核项目进展的成效有限。美、以等不同渠道的情报评估得出的伊朗核项目进度推迟时间在“数月”至“一至两年”不等。而且，400多公斤丰度60%的浓缩铀的下落及其后续处理仍然是美、以面临的难题。鉴于伊朗自身的常规防卫能力和地区盟友体系都已经遭受重创，而来自美、以两国的安全威胁有增无减，伊朗将有更强的主观意愿去突破“核门槛”。而这又会被以色列视为“致命”威胁，以、伊之间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国期望继续借助“极限施压”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放弃自主核浓缩权利。以色列期望仿照“利比亚模式”，在严格监控下全面拆除伊朗核设施并放弃（包括民用在内）核浓缩能力。为此，以色列更倾向于动用军事手段，甚至期望推动伊朗“政权更替”，扶植一个亲西方的政权。^①在美、伊尚难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情况下，一旦伊朗重启核项目，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将重新凸显，并将获得美国支持。在7月初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特朗普同意，如果伊朗重新启动核项目，美国将不反对以色列再次动武。^②美、以双方的“以压促谈”和“军事打击”很可能将轮替出现，但双方的政策偏好在具体的时机、限度方面相互制约。美国如果在对伊朗谈判中做出过多让步，以色列很可能采取破坏谈判的举措。特朗普政府倾向于让以色列作为武力胁迫和军事打击的“急先锋”，或许也愿意再次实施成本较低的短促猛烈打击，

^① Samia Nakhoul, “After Strikes, Israel and US Diverge on How to Further Pressure Iran”,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fter-strikes-israel-and-us-diverge-on-how-to-further-pressure-iran/>, 2025-07-10.

^② Alexander Ward and Laurence Norman, “Trump Signals Support for New Israel Attack if Iran Moves Toward Bomb”,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trump-iran-israel-nuclear-program-693a4e2a>, 2025-07-12.

但不愿再在中东投入大规模地面部队开展代价高昂的“政权更替”“国家建设”之类的行动。

第二，关注加沙停战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两国方案”的未来。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确立了“全部人质回归”“解除哈马斯武装”“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等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虽同意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战略目标，但国内外日益上升的反战压力，也使其希望以色列早日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为《亚伯拉罕协议》的维系和扩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美、以两国政府在加沙停战问题上的政治环境、基本目标、让步空间存在一定的落差和分歧。以美之间“战”与“和”两种手段呈现为“跷跷板”式的动态平衡，交替运用、相互竞争，有时又相辅相成。从 2025 年 7 月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两次大幅度转变，从推动阶段性停火协议转向纵容以色列升级战争，继而又推出所谓加沙和平的《20 点计划》。鉴于加沙停战问题涉及以色列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和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在停战问题上的消极、固执有时感到受挫且不满，但更可能继续耐心管控分歧以免美、以矛盾上升。此外，停战后如何处理加沙地区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安置 200 多万人口，并在加沙建立一种有利于以色列安全的秩序，是美、以即将面临的难题。加沙和平《20 点计划》实现前景不明，但它勾勒出战后美、以联手在加沙实施殖民占领和开发的计划。以色列主导加沙安全并在加沙地区建立“安全缓冲区”、美国主导战后加沙治理和经济开发、加沙地区战后治理的“三化”（去哈马斯化、去军事化、去极端化）等^①都是美、以共同的立场，较易协调合作。以色列极右翼在加沙推进定居点建设和强制人口转移的扩张主义愿景可能在美、以之间形成分歧。在加沙地带重新建立并扩展犹太定居点，是以色列极右翼的战后优先议程。2025 年 3 月下旬，以色列内阁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处理加沙居民“自愿转移”到第三国的机构。^②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提出的“永久转移”加沙巴勒斯坦人口并将其建成中东“滨海度假胜地”的构想，高度契合以色列右翼的扩张

^① “Trump’s 20 – point Proposal for Peace in Gaza Strip, Ending Israel – Hamas War”,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527504-read-gaza-strip-ceasefire-trump-israel>, 2025 – 09 – 30.

^② Avigdor Liberman, “Egypt to Control Gaza: Avigdor Liberman Reveals His ‘Day – After’ Plan in ‘Post’ Exclusive”,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844320>, 2025 – 03 – 03.

主义愿景。从 2025 年 7 月初美、以领导人会晤、8 月底美国推出的战后加沙重建计划到 9 月底抛出《20 点计划》，均显示出推动加沙巴勒斯坦人所谓的“自愿转移”是美、以共同愿景。

事实上，持久惨烈的加沙战争吸引着全球舆论的关注，而约旦河西岸持久的“低烈度冲突”往往受到忽视。犹太定居点运动已经全面突破《奥斯陆协议》规定由以色列全面控制的约旦河西岸“C 区”，向着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的“B 区”扩展。^① 2025 年 8 月中旬，以色列极右翼政客斯莫特里赫继表态推动政府兼并西岸和加沙后，再次宣布将在有争议的耶路撒冷以东的“E1”定居点批准扩建 3 000 多套住房，以埋葬巴勒斯坦国的理念。该定居点将西岸巴勒斯坦土地一分为二，对未来巴勒斯坦建国设置严重障碍。9 月初，他进一步提出要兼并 82% 的西岸土地以阻止巴勒斯坦国。值得注意的是，《20 点计划》几乎未涉及“两国方案”议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就对推进“两国方案”缺乏兴趣。随着近年来共和党进一步宗教保守化，以色列右翼的扩张主义冲动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获得更多的纵容。2025 年 6 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公开宣称，现有条件下在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没有空间”，也不认为“两国方案”还在华盛顿的政策目标中。^② 尽管 2025 年 9 月特朗普在西方和阿拉伯盟国的压力下表态不允许以色列兼并西岸，万斯 10 月访问以色列期间也公开批评以色列极右翼兼并西岸的议案，但无论特朗普的过往表现还是美、以两国国内政治的现实，都预示着他未必采取有效举措遏制以色列极右翼势力在西岸持续不断制造“既成事实”态势。

第三，策应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方向进一步削弱敌对武装，扩大地缘政治优势。在黎巴嫩，2024 年 11 月底真主党在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下遭受重创，不得不在强大压力下接受美、法两国斡旋而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但双方并未真正实现和平，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以色列仍然经常对真主党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进一步从军事上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并强化有效威慑。

^① Haaretz Editorial, “Israel’s Violent Land – thieves Have Set Their Sights on Even More of the West Bank”, <https://www.haaretz.com/opinion/editorial/2024-12-25/ty-article-opinion/israels-violent-voracious-land-thieves-have-set-their-sites-on-the-entire-west-bank/00000193-fa3f-deea-a1ff-fb7fc5e50000, 2024-12-26.>

^② Lazar Berman, Jeremy Sharon, “US Envoy: ‘No Room’ for Palestinian State in West Bank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s-envoy-no-room-for-palestinian-state-in-west-bank-under-current-conditions, 2025-06-11.>

在叙利亚，以色列借助阿萨德政权崩解混乱之际乘机出兵，大量摧毁其重型装备，大肆侵占其领土。在也门方向，以色列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一直持续，以色列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在这些议题上，美国都对以色列提供重要支持和策应，但也注意管控成本。在黎巴嫩方向，美国重点提供政治策应，支持亲西方势力主导的黎巴嫩政府，推动黎巴嫩在外交上脱离伊朗，并从内部压制真主党，解除真主党武装。在叙利亚方向，特朗普政府与新政府积极发展关系，以此影响未来叙利亚内政外交走向，促其进一步切断与伊朗的关联，并与以色列发展积极的关系。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冒险政策加剧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冲突，扰乱美国改善与叙利亚新政府关系、收缩在叙利亚战略投入的步骤。在约束以色列在叙利亚方向扩张主义冲动的同时，借助与叙、以、土等国的关系推动以色列与叙利亚达成妥协、改善关系，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2025 年 7 月中旬，在以色列以保护叙利亚德鲁兹人为由对叙利亚政府安全力量发动军事打击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施压，促其停火。此后，特朗普政府积极在叙、以两国间开展调解。在也门，美国于 2025 年 3 月中旬加入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但成效有限，于是在 5 月初撇开以色列与胡塞武装单独实现停火。特朗普政府在叙利亚和也门问题上的举措体现“美国第一”理念下减少中东战略投入的倾向，也缺乏与以色列的协调，往往出乎以色列意料，但对以色列安全利益的负面影响有限。

第四，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范围。《亚伯拉罕协议》帮助以色列拓展了与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关系，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最重要的中东外交正面遗产，在美、以都有着广泛认可和支持。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对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抱有热望，他期望借此再续中东外交辉煌，塑造“协议成就者”形象。但鉴于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义愤普遍强烈，沙特等国在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方面顾虑重重。沙特已经多次表态，将以色列在加沙停火并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做出实质性承诺作为对以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另外，伊朗遭到严重削弱，导致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安全威胁认知下降，而更担心以色列不受限制地侵犯邻国主权。^① 沙特等国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的动力由此进一步下降。而彻底击溃哈马斯、兼并约旦

^① H. A. Hellyer, “The Iran – Israel War Is Over. But the Arab World Is Grappling with Its Consequences”, <https://time.com/7298676/iran-israel-conflict-arab-reaction/>, 2025 – 07 – 03.

河西岸等是极右翼势力继续支持执政联盟的重要条件，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议则于2024年7月在以色列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满足沙特等国条件以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扩容的意愿难以得到以色列国内足够的政治支持，也并不在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的优先议程中。

综上所述，美、以政府在中东地区战略和具体议题上的战略目标“大同小异”，但达成目标的路径和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不同路径和手段相辅相成却又相互制约。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外交中“缔结协议”的愿望，恰恰需要一个在军事上能征善战、偏爱冒险的以色列，作为威慑敌国、拉拢盟国的关键筹码。而以色列军事冒险的胜果，也经常需要借助美国的调解和“斡旋”来加以巩固和合法化。但是，美、以在相关议题上的目标设定和实践路径上仍然存在超越另一方可接受程度的可能，很容易导致后者的反对乃至阻挠，进而导致美以同盟内部出现阶段性的分歧和摩擦。这种情况在奥巴马和拜登时期一再发生。即使在特朗普时期的“亲密”状态下，双方也需要开展紧密协调，对目标、路径和方式等方面的分歧进行动态管控。对于以色列而言，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支柱之一。以色列右翼尤其重视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即使其他（右翼）领导人替代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以色列仍将努力维护与特朗普政府的良好关系。类似奥巴马、拜登等民主党领导人与内塔尼亚胡之间公开的疏远乃至攻击，在特朗普时期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于以色列而言，不同议题在其国家安全考量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而可以妥协的程度也不相同。在难以兼顾的情形下，以色列愿意在加沙停火、叙利亚停火等对其安全利益损害较小的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以换得在阻止伊朗核项目等更重要议题上美国的坚定支持。

（二）“越顶”情形下犹太社团影响美以特殊关系的着力点

总体而言，以建制派犹太组织为核心的犹太社团仍将是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以色列政策的重要力量。犹太建制派组织与基督教福音派势力构成的亲以联盟，仍将有效压制对以色列持严厉批评的自由派势力，保障和支持国会和白宫奉行高度亲以立场。犹太社团的左右两翼仍将大致依据所支持党派的立场对特朗普政府涉以举措做出反应。如前所述，建制派组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实际发挥“压力集团”功能制衡白宫的必要性明显下降，一定程度上面临被“越顶”的情形。但是，犹太建制派仍然需要继续在影响美以特殊关系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第一，制约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力量在定居点、加沙战后命运等议题上的极端倾向。如果说拜登时期犹太建制派担心的是美国对以色列“支持不够”以及“限制太多”，那么它们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需要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纵容。长期以来，犹太建制派组织大多不同程度支持一个民主体制稳定健康、不放弃“两国方案”前景的以色列。它们担心美、以极右翼势力共同裹挟以色列进一步右转，导致以色列国内民主政治生态恶化和“两国方案”前景不可逆转地遭受损害。2024 年 11 月上旬，“北美犹太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等部分建制派组织就公开发声，反对以色列极右翼势力在加沙地区推进定居点的计划。^① 2025 年 2 月初，在特朗普宣称美国要“接管”加沙、重置加沙人口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公开发表声明，在赞扬特朗普政府对以支持的同时，称对特朗普清空、接管加沙的提议感到吃惊、关切、困惑，批评这一提议将妨碍人质回归、妨碍以色列融入中东。^② 这正是一个重要建制派组织反对极端倾向的典型事例。8 月中旬，斯莫特里赫在批准大规模定居点建设后宣扬要埋葬巴勒斯坦国的理念。“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罗纳德·劳德谴责斯莫特里赫、本·格维尔等“埋葬巴勒斯坦国”观念的极端话语严重损害以色列和犹太民族，不能代表全球犹太人。^③

第二，在“双层极化”时代修复和维护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遏制左右翼民粹主义中的反犹、反以情绪。民主党内反以、反犹情绪的上升已经削弱了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自 2024 年底到 2025 年 7 月，桑德斯等民主党进步派已经在参议院 3 次推出禁止对以军售的决议案，而且获得越来越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其中 7 月的投票获得大多数（27 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④ 而且，此种对以色列持尖锐批评立场的进步派势力在

^① Andrew Lapin, “Countering Israel’s Far Right, Several US Jewish Groups Say They Oppose Resettling Gaza”,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bucking-israels-far-right-several-us-jewish-groups-say-they-oppose-resettling-gaza/>, 2024-11-11.

^② Judy Maltz, “A Rare Voice in the Jewish Establishment: Here’s Why the AJC Distanced Itself from Trump’s Gaza Plan”,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2-06/ty-article/.premium/a-rare-voice-in-the-jewish-establishment-why-the-ajc-came-out-against-trumps-gaza-plan/00000194-db61-d6d4-a3d6-ffe9532b0000>, 2025-02-07.

^③ “World Jewish Congress President Ronald S. Lauder Condemns Israeli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s Call to ‘Bury the Idea of a Palestinian State’”, <https://www.worldjewishcongress.org/en/news/world-jewish-congress-lauder-condemns-smotrich-palestinian-state>, 2025-08-28.

^④ Laura Kelly, “Record Number of Senate Democrats Vote to Block Weapon Sales for Israel”,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429072-sanders-resolution-fails-israel-military>, 2025-08-01.

民主党内仍在上升。共和党阵营内部对以色列的不满也在明显上升。从国会议员到保守派媒体，再到草根组织，右翼阵营对以色列的质疑和不耐烦正在凸显。^① 2025 年 3 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抽样民调显示，表示“不喜欢以色列”的民主党人高达 69%，而共和党人则为 37%。年轻一代对以色列的负面看法更加明显。低于 50 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不喜欢以色列”的分别达到了 71% 和 50%。^② 遏制社会层面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负面情绪尤其面临长期挑战。特朗普政府就任以来严厉打击反犹主义的政策以及犹太社团的强大压力，使得美国高校纷纷在反犹主义议题上开展自查自纠，采取措施管控反以、反犹言行。社交媒体领域整治反犹主义传播也在积极推进。建制派犹太组织还将通过“社群关系”活动，加强与其他族裔、宗教等社会组织的关联纽带，以影响这些群体对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知和立场。

第三，在国际舞台修复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帮助以色列摆脱国际孤立。20 世纪末期以来，犹太建制派组织在国际多边舞台一直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如反对将锡安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反制联合国机构和跨国人权组织对以色列的战争罪责追究。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导致以色列在国际舞台声名狼藉，被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多边机构或国际人权组织视为实施“种族灭绝”或犯下战争罪行。梵蒂冈一再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包括英、法、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也纷纷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借助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巨大影响或利用自身的重要影响，在国际舆论战和法律战中捍卫以色列的形象，帮助以色列扩大外交空间，将成为建制派犹太组织未来的长期任务。早在以色列与阿联酋等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前，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犹太组织就积极与这些国家开展民间外交。这些组织在近年来《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以色列与阿联酋等国关联纽带强化进程中都功不可没。2025 年 9 月，“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在纽约会见叙利亚领导人、犹太教哈巴德支派代表团访问大马士革等事件显示，美国犹太组织正在积极与叙利亚建立关联，助力叙以关系的升温。

^① Abdullah Hayek, “The American Right is Falling Out of Love with Israel”,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425774-the-american-right-is-falling-out-of-love-with-israel/?thref=hp,2025-08-01>.

^② Felicia Schwartz,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Is Turning on Israel”,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5/09/29/us-israel-relations-youth-00578109,2025-10-01>.

四 结语

迄今为止，美以关系在社会、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仍然关联紧密、高度相融，高度支持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国会的重要特征。但自奥巴马任期以来，美以最高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两党轮替节律性摆动，从奥巴马时期的“危机”，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亲密”，再到拜登时期的“振荡”，当下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回归“亲密”。无论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奥巴马政府，还是建制派主导的拜登任期，民主党当政时期的美、以最高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时期波折不断、分歧严重。而一旦民粹化的共和党在白宫当权，双方关系又迅速转入“亲密”。一个右翼主导优势日益明显、有时部分向中间势力或极右翼势力偏斜的以色列，与极化的两党在美国的轮番上台执政，构成了美、以行政当局之间关系此种节律性摆动的基本动力。

超越美、以领导人个人因素和政党关系因素，美、以社会政治的变化将更深刻地影响未来美以关系走势。以色列再也不是西方世俗化犹太人主导、秉持西方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度。东方犹太人和正统派犹太人的持续增长，将以色列转变成一个犹太右翼保守势力主导地位日益强化、热衷于扩张定居点和推行犹太教法的国度。而在美国，宗教文化领域的深刻分歧和左、右民粹主义的兴起推动美国政党政治从“文化战争”到“情感极化”，进而上升为“断层极化”。两党对以认知也随之加速分化，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在本轮巴以冲突之前就已经明显弱化，在共和党更加亲以的同时，民主党内对以色列的负面情绪加速上升。美国国内新的社会政治思潮也影响着民众关于中东议题的认知。“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呼吁“巴勒斯坦解放”，非洲裔美国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关于巴以冲突的辩论出现了视角转换，从古老的权利之争转为警察暴力和种族冲突。^① 年轻一代美国人对纳粹大屠杀或以色列建立没有个人记忆。犹太民族的受害者形象已经被施害者形象所替代。空前惨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和加沙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导致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以色列的负面情绪空前上升。不仅如此，加

^① Sean Sullivan and Cleve R. Wootson Jr., “‘From Ferguson to Palestine’: How Black Lives Matter Changed the U. S. Debate on the Midea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gaza-violence-blm-democrats/2021/05/22/38a6186e-b980-11eb-a6b1-81296da0339b_story.html, 2021-05-24.

沙事态还导致反犹主义在美国迅猛上升到近 1979 年以来的高点，犹太人在美国乃至全球都面临半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孤立、排斥和不安全感。

以建制派组织为核心的美国犹太社团精英荟萃、财力雄厚、组织良好，仍将成为美以特殊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器”，长期影响美国国内对以色列政策动态进程中的力量组合与平衡。但美国犹太社团支持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明显恶化。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影响，自 21 世纪以来就已经不再成为“禁忌”，时常需要接受舆论的道义审视乃至挞伐。一个日益右倾的以色列及其与美国保守势力日益紧密的结合，也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自由派立场和党派忠诚相悖，从而加剧犹太人—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内在张力和紧张。“极化”政治还导致建制派组织保持“左右逢源”困难加大而需要在不同阵营之间谨慎行事。“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曾长期担任白宫与犹太社团重要沟通桥梁。但自奥巴马时期以来，该组织因在 2008 年大选中选边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而受到民主党阵营有意的边缘化。“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 2015 年伊核协议中公开支持内塔尼亚胡对抗奥巴马政府，导致其与民主党阵营日渐疏远。批评、拒绝该组织，不仅在民主党阵营呈现扩大之势，在共和党内持孤立主义理念的部分精英中也在抬头。“反诽谤联盟”在打击反犹主义中曾长期有赖于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紧密合作。但在 2025 年 10 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公开宣布切断与该组织的关联，理由就是该组织曾将保守派网红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主持的专栏列入“极端主义和憎恨语录汇编”。^①新一轮巴以冲突后大屠杀话语的道义耗损，反犹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常态化、政治化，也使美国犹太社团借以支持以色列的关键道义武器失灵，并需更多专注于自身在美国的安全。新一轮巴以冲突曾使同样趋于“极化”的美国犹太社团阶段性地锡安主义化，在支持以色列中展现出更加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加沙惨烈人道主义危机的展现，犹太社团内部对以色列的不满、对建制派的疏离正在重新上升。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Kanishka Singh, “FBI Cuts Ties with ADL After Row Over Extremist Label for Charlie Kirk’s Advocacy Group”,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bi-cuts-ties-with-adl-after-row-over-extremist-label-for-charlie-kirks-advocacy-group/>, 2025-10-03.

U. S. mediation i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is trapped in a mediation dilemma: when a mediator with overwhelming power but biased positions intervenes, structural defects in its mediation approach undermine the long – term peace proc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dilemma lie in three dimensions: a pro – Israel cognitive bias in the U. S. mediation mindset, an asymmetrical pressure model during the mediation process, and a lack of policy coherence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is mediation dilemma, U. S. efforts may achieve temporary outcomes such as ceasefires but fail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he conflict. The U. S. monopoly over the mediation process has continu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weakened Palestine’s bargaining power by deepening its external dependence, restricting it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nd exacerbating internal divisions. Meanwhile, the complex effects of the U. S. mediation dilemma have increasingly spilled over: Washington’s push for normaliz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several Arab states has fragmented Arab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e, leading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issue; and the conflict has sprea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Lebanon and Syria, further destabilizing the region. Ultimately, the U. S. – dominated unilateral mediation framework has become a key external factor stalling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peace process. Overcoming this dilemma requires adherence to the “two – 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clusion of new and more diverse international mediators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peace mechanism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Key words: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external intervention; United States; mediation dilemma; “mediation—conflict de – escalation—conflict recurrence – mediation”; security order in Middle East

The Impact of Jewish Communities 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under the Changing Security Situation of Middle East: A Study Based on Real – time Literature

Wang Shuming

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since October 2023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The anxiety about Israel’s

security and the significant rise of anti - Israel and anti - Semitic sentiment in American society have led to a new round of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which has increased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U. S. - Israel relations. In Trump 2. 0 era, the U. S.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highly pro - Israel polici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U. S. - Israel relationship returned to a “intimate” state of close communication, mutual support, and trust.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U. S. and Israeli govern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re highly aligned and similar, and the paths and method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complement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In the midst of disagreements, the high - lev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Israel is close and swift, and the status of Christian evangelicals is prominent. The powerful Jewish establishment organizations are once again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being “surpassed” by both U. S. and Israel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related to Israel, and their direct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are relatively reduced.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regaining control of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have undergone a reset in their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policy process towards Israel, based on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ra of polar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Israeli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exhibits a rhythmic oscillation based on the altern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unprecedented tragedy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have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in maintaining and influencing the U. S. - 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U. S. - 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Trump 2. 0 era; the new round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From Reshaping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A Study on the Adjustments and Effects of Russia's Syria Policy since the Arab Turmoil

Zhang Lupeng & Ma Xiaolin

Abstract: Syria serves as a strategic pivot for Russia in safeguarding its interest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Moscow has consistently prioritized the Syrian issue. From the Arab Turmoil - triggered civil unrest in Syria in March 2011 to